

宁波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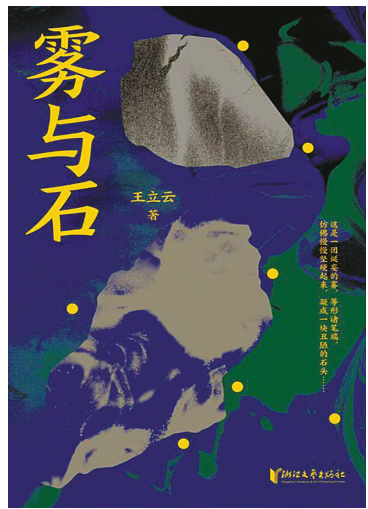
## 电光石火划开的缝隙

——读王立云小说《雾与石》

何白

院子里，已是霜雕红叶之时，坐在桌案前，读书是最好的应景。我翻开的是本地作家王立云所著的反映地域风情的长篇小说《雾与石》。

40多万字的《雾与石》，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以蓝绿为底色的外封，铺开的是海陆交接的地域况味。明朝历时276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朝廷官兵为此而奔命。明朝长期禁海，滋生了官员的惰性与民间“通海”者的铤而走险。一桩“通海”大案，引出明朝版“权力的游戏”，《雾与石》把官商、盗



品鉴

## 用图像的方式接近海明威

——读惠勒《海明威的巴黎》有感

陈剑飞

到法国旅游时，来自上海的中年导游一到巴黎就显得特别兴奋，嘴里不断重复那句“这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啊”。我知道此语出自海明威晚年创作的《流动的盛宴》，在书的扉页，海明威写着：“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到哪里，她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1921年，意气风发的海明威携新婚妻子哈德莉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法国巴黎这座令人向往之城。而



## 移位阅读的功效

凌金位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会读一点“高大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历史。开卷之前，我总是先读一点小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或倾诉一己之悲欢，或抒发一己之观点，读来毫不费神、费力，有一种滑翔的感觉。窃以为，读这类副刊文章，好比正餐之前饮一点茶水或品尝几匙点心之类。读这样的副刊文章，酷似40年前农村放电影前让观众先看一段“加映片”，等到银幕上出



寇、清流、平民百姓置于时代大环境中，演绎了一部宏阔的大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石非石”，下部为“雾非雾”。作者的题记掀开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四明山下，钱塘湾畔，寻找五百年前隐藏的荒诞……

小说开篇诗意的语境，把我带入古旧的山村，与一群刀耕火种的石街人谈天、远游。余姚石街，居住着最年老的伍太公和他的家人。伍太公是位皓发老者，是特定时代中国纯粹的农民，他敬畏潮神庙，敬畏泪石坡，敬畏牛角角，他坚信人活着就要种地。种地人是诚实的，他们按部就班，拒绝偷奸耍滑。伍太公最经典的话是：“格么东，不种地，烂泥都没得吃。”他敲着拐棍，给儿孙们提着醒。可是他还是改变不了石街作为盐场的历史，他不清楚泪石坡下的尸骨为什么这么多，更不清楚自己上三代的来处。

伍鹿停是张渭同在鹿停捡来的孩子，倒是他看穿了这团“白毛一样的雾”：“石人一只眼，挑动山河天下反……”石街人视伍太公为大怪物，伍鹿停则是小怪物无疑。其实石街人都信命，他们又把命与鬼神联系起来看待，以为鬼神就是命运的操控手。

虽然，福与德依然是石街人坚守的信条，但是倭寇、台风、眉山卫城的峥嵘，还是威胁着他们的安

全。当然，台风也扫掉了富商林皋老爷的伪善，一团雾散开，林家慢慢地显山露水。

文中多处出现方言俗语，如“贼骨头”“散板”“刮竹倒蹬”“狗屁倒灶”“听壁脚”“路引”“肉痛”“栗子头”等，一些地域名称也跃然纸上，如客星山、龙泉山、卫城、破山浦、鸣鹤、五磊寺、大古塘等，不难看出作者对故乡注入的情感。

读上部“石非石”，好似掀开500多年沉重的枷锁。石街清新温润，苔藓地衣肆无忌惮地生长，高高的马头墙呼应着老宅的照壁，懒懒的汉石上坐出来的屁股印，船埠头听取欸乃的摇桨声，船老大带来的外面故事总让林皋心中不快……作者对石街的描述，让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沱江岸的古城。

读下部“雾非雾”，好似电光石火划开的缝隙。浙东海盗猖獗，巡检司、盐课司、督府、提刑司、盐场卫司，围绕着“禁海”多方争斗。在丑陋的“杀良冒功”事件中，每一方为了自己的名利纠缠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林皋一家惶惶不安，不惜寻求老太监的庇护。地方官员宗旆想用“弛禁通商，怀仁抚远”的方略，没有结果。罩在他们头上的皇帝，却隐藏在幕后，谋算着所谓的利害。

对于伍存养这个人物，作者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他曾经被父亲伍

有细骂作林皋的“孝子贤孙”，他整日闲逛，虚无迷茫。而七斤先生分明是他的救赎，最后是在石街延续伍太公的风骨。

读《雾与石》，与之前读其他小说的感觉截然不同，人物在真实与虚幻间游荡。作者这样描述伍存养爬出废墟：“当存养从废墟里探出头，似乎也看到了高耸的大殿，他甚至觉得自己就在大殿里，砸在屋瓦上的雨，在头顶轰隆隆作响。一线雨水淋下来，落在潮神的脸上，淋破了粉彩的涂料，泥土扑簌簌掉下来。有这么一瞬间，他看到一个瘦小的身体在大殿里徘徊，幻觉，他弓着背，把身后的颓墙推得嘎嘎响，他一拳一拳捶打着石头，让尖锐的棱角刺入皮肤，他硬生生把自己从幻觉里拉出来，躺在石头上喘气。”自此，他与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林皋分道扬镳。

小说借影子、灵魂、死神、骷髅的形象，展现书中人物内心的紧张。“乐土？灵魂狂笑着，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你们自以为是地定义善恶，煞有介事地制造观念的迷雾，就是为了去向一个不知所云的快乐？”

雾终归是要散的。喜欢作者的这一句话：致敬伟大的时代。只有掉脑袋的壮阔场面，才能激发生命内在的紧张，活着，就不仅仅是一声感叹。

荐书



《告别》

|    |          |
|----|----------|
| 作者 | 陈丹燕      |
| 出版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日期 | 2022年10月 |

的生活，同时阅读一个消失了的民族的历史传说与它当下的现实故事。她说：“一本在东亚宁静的薄雾中读，总是好似迷宫般的小小说，在塞尔维亚宁静的薄雾中读，就会突然云开雾散。”她徘徊在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街头，跟随着书中犹太人布卢姆1904年的行踪。她说：“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互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这样的过程，让她重新领略文学所承载的各种精微的细节，同时也给予她想要的与现实世界的各种细节连接。她说，这是“一个读者取悦自己最梦幻的方式了”。

《告别》是一部梦幻的旅行文学，它不同于文字记录加摄影图片的形式，也很少描写作者与旅行地之间的冲突与反馈。陈丹燕在书中还倾诉了自己的遗憾，尽管她已经九次去过意大利，然而，关于意大利行记的很多部分并没有按计划完成。这三年，是旅行按下休止符的三年。陈丹燕应对的方式，是让自己归返每一次出发的起点——上海。

(推荐书友：林颐)

陈丹燕已经形成了“地理阅读”的美妙体系。她说，到了地理上的故事发生地，可触及的世界与可感知的世界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融合。依傍着书本里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观，一个读者能对一方陌生的地理产生探寻的好奇，而一本值得为它花几年时间的好书也帮助读者读懂一些山河岁月。

在这部名为《告别》的地理阅读随笔集里，这些好书是《哈扎尔辞典》《尤利西斯》等。陈丹燕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哈扎尔辞典》与《尤利西斯》带给她的影响，还以影印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她阅读书籍的痕迹和批注。

陈丹燕带着《哈扎尔辞典》《尤利西斯》奔赴现场。她寻觅着米洛拉德·帕维奇在塞尔维亚



《城市书：上海生活》

|    |         |
|----|---------|
| 作者 | 罗海      |
| 出版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 日期 | 2022年8月 |

祖父的大家庭里的生活及片段，物质的，精神的，以及关于生命的所有能进入“我”视角的事物。从衣、食、住、行、用等方面，记录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阁楼、澡堂、四合院、街路、书店、工厂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和象征。

这部散文集歌颂了亲情。外祖父、外祖母、小舅舅、卡卡和静静、母亲以及众多的姨嫂和姑父等，给了作者无尽的温暖。“环境造就人”，也就是在这种有爱的环境下，让生性敏感、羞怯的小男生有了家的感觉。

罗海写散文，抒情、议论、描写等手法均有巧妙的运用，倒叙、插叙的叙述方式又使文章跌宕起伏，活波随性。他对母亲的崇敬和热爱可以用“预约的雪”来表达；他的见解精辟独到，例如对文学作品中“形象设计”的阐发；他对“编组站”的描写，显得内敛而含蓄，并不以铺陈华丽而取巧。就是这些独特的叙述风格，体现了罗海散文的特质。

(推荐书友：朱延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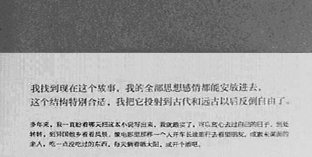
从一个孩童的视角看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会是什么样？罗海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城市书：上海生活》引领读者走进那时的大上海，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氛围中，感受一座城市的魅力和温度。

本书是作者计划写作的“城市书”四部曲中的一部，每部作品都是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城市生活的书写。在书中，作者打开童年时期记忆的闸门，敞开心扉向读者讲述那一桩桩尘封已久的趣事乐事，把自己的那段生活以散文的非虚构形式书写下来，是一本具有实录价值的用心之作。

《城市书：上海生活》记叙了“我”在童年时期身处上海外

行的时候，而惠勒这些拍于当时的照片偏偏是清一色的黑白，应该是有过考量的。因为黑白色容易引起苍茫陈旧与时间消逝的感觉，而彩照恰恰不是，色彩艳丽往往多为当下时，褪色的东西存在着时间性。另外，在这部摄影随笔集里，惠勒的镜头多数朝向了物，而不是人。纯粹的建筑物、空荡荡的大街、虚座的教堂、少有人影的卢浮宫和塞纳河码头，这一切构成了摄影师心目中的巴黎，而不是现实中熙熙攘攘的巴黎图景。这种刻意投射出的疏离感正好吻合海明威当时的孤寂心境。未成名时的海明威在巴黎曾一度陷入穷困，甚至会去公园偷拿鸽子果腹。这些呆板少有生气的照片，也映照出海明威外表与内心深处某种失衡与冲突，甚至带有厌世的情绪前兆，似乎为他以后不可理喻的自杀行为埋下了伏笔。

按照海明威自创的“冰山理论”，写作只是浮出海面上的一小部分，那么《海明威的巴黎》中有限的照片，也只能折射出海明威生活与情感的某些部分，只能算是对《太阳照常升起》和《流动的盛宴》这两部作品的一些注解与图像还原吧。而更多关于海明威巴黎生活的细节，我们可以在美国作家莱斯特利·布鲁姆所著的《整个巴黎属于我》这本纪实文学专著中读到。



《起初·纪年》

|    |         |
|----|---------|
| 作者 | 王朔      |
| 出版 | 新星出版社   |
| 日期 | 2022年8月 |

年》组成。有意思的是，这次出版的《纪年》是最后一卷，而非首卷。不按常规出牌，是王朔和编辑们共同商讨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后完成的这卷，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王朔以作家和编剧身份点亮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他作品中的先锋性和调侃特质让“大众阅读快感”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王朔的作品促成了大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起初·纪年》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中所载汉武旧事，以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想象，让历史中的人物活了过来。王朔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建构了“朔式”时空：从北征匈奴时的踌躇满志，到独居甘泉宫的垂垂老矣；从试图混迹四海的万丈豪情，到酿成巫蛊之祸后的悔恨，这是一代帝王的故事，更是关于人性和人世悲欢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也是王朔对自己数十年创作历程和人生的总结。

(推荐书友：胡胜盼)

自2008年出版《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后，王朔一直没出新作。如今终于推出最新作品《起初·纪年》，这部新长篇写了19来年。王朔说：“历史就是故事。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当我起大妄想准备上探、窥视一下我国文明源头，就把自个搁这儿了。”关于新长篇，王朔还说，“我以往的作品多少都在写自己，可算作‘非虚构’；只有这部作品，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

《起初》定为四卷本，由《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

单一的严重缺陷，时时会萌生弥补的意念。这种弥补其实也是一种消遣，一种享受。上了年纪且知识体系成型的读书人，需要荒郊野外的随意徜徉，这时会意外发现野地的风光别有一番滋味。对于这类读书人来说，移位阅读可谓歪打正着，说不定反而修成正果。

不过，话要说回来，这种消遣式的阅读，对青少年并不适合。何也？因为青少年的阅读结构、学术方向尚未成型，需要在一个阶段集中精力专攻某一方面的学问。

然而，现实中的情况不容乐观。君不见，那么多的青少年捧着手机看“八卦”看得不知今夕何夕。我时常慨叹：天下好书汗牛充栋，人生只是短短几十年，浪费可惜啊。

河，时而引经据典，时而直抒胸臆，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然而，这样一位散文大家，竟然关注过草莽文化、乞丐文化和青楼文化，只要有资料，哪怕再芜杂也会找来细读，而萌生这种兴趣也不见得是为了写哪篇文章。

其实，这样的阅读习惯有着积极的一面，很有可能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何也？因为暂时偏离主流文化、高雅文化，转向移位阅读和消遣阅读，所接触的是更为开阔、更为繁茂、更为庞杂的生态大文化。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东顾西盼、率性窥探的阅读习惯，难以给现代思维提供立体型的消息。我自己人也有此感受：长期厮守着自己所钟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大本营”，会有枯燥

现一个“静”字，正式影片才闪亮登场。事实上，每当我读完这类文章后，心境已经调整到位，接下来就可以品尝“正餐”——静心攻读自己心目中的经典矣。

类似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听一位文化名人说，很多大知识分子喜欢看的并不是板起脸来的严肃影片，他们更喜欢看警匪片、武侠片，观摩时会发出孩子般的笑。又听说本地有一位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辞赋研究、鲁迅诗词研究的作家，每晚入睡前喜欢读几章《盗墓笔记》，他说写得十分生动。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散文充满了阅读张力，他善于从文化和历史的大视角出发，着眼于小至一山一水、一人一物，大至一国一朝乃至整个历史的长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